

第二章 Maxine Greene 的生平與思想背景

如果一個女人據實說出她的一生會如何？
世界將會裂成兩半。

~ Muriel Rukeyser ~ (引自 Greene, 1978: 223)

1988 年，由 William Ayers 和 Janet L. Miller 兩人合編《黑暗時代的曙光》(A Light in Dark Times) 一書出版，集結多位受益於 Maxine 思想啟發的教師或學校行政人員。書中每位作者從自己的工作領域來看 Greene 在教育思想上的貢獻和影響，依照 Greene 提供檢驗的標準，作者們追隨著她腳步，對呆板、例行公事和未被檢驗的事物進行挑戰 (W. Ayers & J. Miller, 1988: ix)，這是來自教育各界，對 Greene 一生致力於美感教育的至高禮讚。

Maxine Greene 以一位猶太女性的身份，在美國最多元的城市---紐約，進行她一生關於美感教育的探索，並在教育美學界佔有重要的領導地位，實在不易。本章將從「生命經驗」和「思想背景」等兩個最直接影響個人行為及主張的部分，著手探討 Greene 的生平如何和美感教育產生密不可分之關係，並將深入分析 Greene 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

第一節 Greene 的生平

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尤其是早年的成長過程，往往影響其日後的行為和思考模式，Maxine Greene 身為受基督教信仰者排斥的猶太人，受父權社會宰制的女性，終其一生都在努力突破限制，其發展過程可以見

出如下的軌跡：阻礙→覺醒→突破阻礙→打造對話與民主的社群及藝術創造的公共空間→自由的實現（朱盈潔，2000：i）。本章將 Greene 的生平分成四個部分：「猶太身份的經驗」、「西班牙戰爭的衝擊」、「女性主義的啟發」和「自由理念的產生」。Greene 的這些生命歷程都和她的美感教育理念發展息息相關，藉由對 Greene 生平的認識，我們也可以明白美感教育為什麼是她奮鬥不懈的目標。

壹、猶太身份的經驗

Greene 於 1917 出生於美國的紐約市，一個不鼓勵探索知識的猶太家庭（Greene, 1998: 9）。根據猶太律法，父母有義務教育子女，在正統派的圈子裡特別期望男孩能有學問（傅湘雯，1999：100）。現代猶太人受到女性主義運動的強烈影響，非正統派和世俗猶太人希望女兒能和兒子一樣，能研習傳統經典---塔爾姆德¹（Talmud），並享有外邦世界所能提供之最佳世俗教育（傅湘雯，1999：117）。Greene 的家庭不鼓勵求知，可見其父母並不重視猶太的傳統。

對小時候的她而言，參與在布魯克林（Brooklyn）博物館雕刻區舉辦的歌劇表演和週日音樂會，及夏天的戶外音樂會都象徵著對家庭的反抗與不滿，也是她心中的秘密花園（Greene, 1998: 9）。Greene 對知識有著強烈的渴望，她的家庭對教育的忽略，反而讓她更積極想要探索世界，她與藝術的相遇就此展開，那些戲劇和音樂滋養了她的心靈，引領著想像力馳騁，Greene 感受到無比的喜悅。

七歲時，Greene 開始對書寫感到興趣，她將想像的故事寫在精裝筆記本裡，並送給她的父親，這是她所知道唯一能和父親溝通的管道。

¹ 塔爾姆德是猶太法典，原文之意是「偉大的研究」，其內容為猶太民族的生活規範。這本猶太法典在成書之前是以口耳相傳方式由教師傳給學生，多採問答式的體裁，內容包羅萬象。

Greene 認為書寫對她而言是一種昇華，她大量的書寫，不管是寫在本子裡、空白頁、作文紙的背面，最後甚至發展出自己書寫的模式（Greene, 1998: 9）。Greene 把寫日記當成心靈的庇護所，把它當成盛載困惑及混亂的方式，而不是去直接處理問題（Reed, 1996: 152）。自此，Greene 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甚至奠定她獨特的文學式寫作風格，這也是後來其他學者對她抨擊最力之處。

求學階段，因為 Greene 的父親無法負擔私立學校的學費，而主日學校提供獎學金，所以 Greene 便到主教學校就讀。Greene 回憶：「父親希望我在主教學校唸書，或許是希望我多少能吸收他所謂的主流文化思想，所以我學會接受每天在柏克來（Berkeley）協會的禮拜儀式」（Greene, 1997: 18）。猶太人是最反對耶穌的，對一位要女兒去唸基督教學校的猶太人而言，或者是不認同猶太傳統，或者較肯定世俗文化。Greene 的父親寧願女兒去學習美國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英美和歐陸的白人文化，這樣的學習的確對 Greene 有很深的影響，她的文學根基全都是歐洲及美國的作品，並沒有希伯來文學。

在主日學校求學的那些年，Greene 在學校裡一直被貼上猶太人的標記，Greene 曾說：「我最好的朋友不能邀請我去她家，因為她的祖母不喜歡猶太人。許多同學都成為騎術社的一員，但那裡並不允許猶太人加入。甚至多年之後，校長懊悔的告訴我，若我不是猶太人她就可以幫我申請 Mount Holyoke 獎學金。（Greene, 1997: 18）」Greene 驚訝地表示自己當時竟然消極地接受排斥，這當然是在多元主義興起之後的後見之明。其實，整個基督教傳統和歐洲各國對猶太人的排斥從未停過，二次大戰的納粹屠殺更可說是到達反猶太的高峰，猶太人的孩子消極的接受排斥是普遍的現象（何曉東，1984：7）。

對 Greene 而言，「猶太人」是一個身份或者是一張標籤，她因為猶太人的關係受到很多的壓迫，她後來的許多反省和抗拒也來自這樣的壓迫，但是她本人對猶太傳統並沒有太多的認同，猶太人的身份對她來說

是個求學時的阻力，不過，這股力量後來卻反而成了助力，讓她對受壓迫和弱勢的族群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二、西班牙戰爭的衝擊

高中畢業後，Greene 進入巴拿學院就讀 (Barnard College)，主修歷史副修哲學 (Reed, 1996: 152)。在大三的時候，父親讓她和一個同學一起到歐洲旅行，並要她幫忙辦一些公司裡的事 (Greene, 1998: 26)。這次的旅行 Greene 加入反法西斯活動，並支持西班牙共和國，這對她而言有很重大的意義，她見識了戰爭，對人類的際遇有更深的關懷，此時歐洲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想，也深深影響了她。

在第一次大戰前後，西班牙仍是歐洲缺乏改革的國家，內政上有許多問題²，1936 年 2 月的國會選舉中，左派各政黨 (共和派、社會主義派、工團主義派、共產黨) 組成「人民陣線」，右派各政黨 (保守共和派、教士派和君主主義派) 則組成「民族陣線」。選舉結果左派獲勝，但是軍系的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 自摩洛哥 (Morocco) 入侵西班牙，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欲推翻共和政府 (王曾才，1994: 24-25)。

1936 年 7 月 18 日，西班牙內戰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爆發，形成民族派和共和派的對立，民族派受到義大利與德國的支持，共和派則為蘇聯和西方知識分子所擁護 (王曾才，1994: 25-26)。

一時之間，西班牙成為思想鬥爭和國際敵對勢力的戰場，各國的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均不同程度地介入這場歷時兩年半的內戰。尤其是西方知識分子視西班牙內戰為一個象徵，他們為共和作戰，大約有

² 西班牙當時除了因為工業化所造成的問題及農業改革的問題有待解決，還有應由教會或政府主管教育及婚姻也尚未澄清。政治上則仍由貴族、教士、大商人、軍人及部分上層中產人士所控制，受到許多人的反對，國內反對聲浪頻仍。

四萬人加入戰爭，組成「國際軍團」(International Brigade)，許多來自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德國的反納粹分子，其中的林肯營(the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便是由美國人組成(王曾才，1994：26)。

Greene 當時在旅途的船上遇到了許多自願加入林肯營的義勇兵，所以她想跟著一起去西班牙。但她沒去成，之後反而到了巴黎，並在西班牙保守黨大使館工作(Greene, 1998: 26)，這一年(1937)德軍轟炸了西班牙比爾保(Bilbao)東北，一個毫無防衛能力的小城格尼卡(Guernica)，並造成極大的傷亡。西班牙畫家 Pablo Picasso (1881-1973)，憤而作格尼卡一畫，為時代的暴虐作證，後來此作---格尼卡，成為 Picasso 最著名作品之一(王曾才，1994：28)。

Greene 打電報給父親，表示她不想回去，但她的父親堅持要她回家完成學業。回到美國後，Greene 開始公開演說西班牙內戰的事，也是從這個時候，她學會了如何演講(Greene, 1998: 26)。

這段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經驗，對 Greene 往後的美育思想有很大的啟發，她譴責暴力，鼓勵和平，她喜歡舉 Picasso 的畫作為例，提醒人們透過作品來感受戰爭的可怕與不仁。

Greene 參與西班牙內戰，目睹戰爭殘酷的經驗，引發她對自由的追尋，她認為美育將會是最有效的方法，讓學生透過想像去感受自由的可貴。這時的 Greene 還在慢慢的「覺醒」中，她具體的主張要等到她重回校園，並經歷婚姻和育兒後才慢慢成形。

參、女性主義的啟發

Greene 在還很年輕時，就嫁給一位醫生，並在先生的診所工作，同時育有一女(Reed, 1996: 152)。這樣的生活對 Greene 是新的體驗，她說道：「我的生活包括照顧嬰兒、為病人做心臟掃描、操控 X 光、記錄電話留言、準備飯菜等等。(Greene, 1997: 20)」Greene 擔負起傳統對婚

後女性的要求---相夫教子，但她內心充滿著無比的熱情。

當時她仍活躍於政治界，並在 Brooklyn 擔任美國工黨的立法主管。她還寫了二部半的小說和許多文章，但大部份都沒有出版（Reed, 1996: 152）。她的第一部小說，寫的是在美國革命運動時期---傑佛遜時期（Jeffersonian），一位鄉村歌手將歌曲釘在樹上的故事。Greene 表示：「儘管我現在會審慎考慮將女性安排在故事的核心，但讓我訝異的，當時我竟然沒有這麼做。（Greene, 1997: 20）」Greene 的教育讓她接受傳統白種男人的思考方式，男主外女主內，女人的職場就是家庭，家庭是女人生活的全部，連寫的小說也是以男人為主角，她尚未從女性的角色中覺醒。

這時候仍看不出 Greene 的將來會走上學術路線，或是在教育思想上會有卓越的成就。隨著二次大戰和她的離婚與再婚，Greene 決定再回到學校去唸碩士，隨著這樣的決定，她踏上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之路（Reed, 1996: 152）。

正如她學術生涯一貫擁護的多元方式，Greene 也以各種方式來領略人生。Greene 決定到紐約大學唸研究所，她選擇紐約大學的原因，是她可以依照女兒在學校的空閒時間來排課，在這兒她遇到了教授教育哲學課程的 Adolphe Meyer、George Axtelle 和 Theodore Brameld。在第一次與教育思想接觸後 Greene 便為之著迷，她最後在紐約大學完成教育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從此，她開始教授教育哲學，並發展自己的獨特教學標誌：教育哲學和文學的結合（Reed, 1996: 152）。而這樣的特質也成為後來被其他學者攻擊的目標。

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Greene 已同時在英文系和教育系教書。1955 年，在她取得哲學博士學位³時，剛好教育哲學有個教職出缺，但是 Greene 的指導教授 Axtelle 卻把該職位給一位尚未獲得博士學位的

³ Greene 的博士論文「十八世紀（1750-1780 年代）英國自然主義論者的人文主義—知識社會學的省察」（Naturalist-Humanism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from 1750 to 1780 : 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男研究生，並向她解釋，那位男研究生沒有人資助他，而 Greene 有先生照顧，突然，她意識到在教育哲學領域中幾乎沒有女性的立足之地（Greene, 1997: 24）。因女性身份而受到排斥，Greene 開始意識到女性在父權社會裡的地位，此時，她面臨著在傳統的妻子、母親角色上，與大學的教授角色之間的一連串掙扎。

Greene 接受了 New Jersey 的 Montclair 州立學院的英語系教職，開始每天從 Queens 通車去教書，那時她剛生下兒子，由於每天要花費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到學校，她對於離開小孩這麼久充滿罪惡感，並不斷地自責，直到接受數年的心理治療才停止自責。她回憶：「當時我甚至從未要求我的先生照顧及接送小孩，或要他為自己或家人準備晚餐。（Greene, 1997: 21）」由於長時間的通勤，以及她發現 Montclair 的一些住宅區及高爾夫球俱樂部都不接納猶太人時，她打消搬家的計劃，並決定離開 Montclair 州立學院（Greene, 1997: 25）Greene 的覺醒一點一滴，她身為猶太人和女性的身份，使她遇到重重的阻礙，但是她慢慢覺醒了，她要突破這些阻礙，不論是對猶太人的或是對女性的。

肆、自由理念的產生

1957 年，Greene 回到紐約大學去教文學和教育理論。當時歷史與教育哲學學系的系主任是一位實證哲學家，他不歡迎 Greene 待在這個學系，因為他認為她太過文學化。Greene 表示：「我不太確定他的意思，或許他覺得我太過女性化或太溫柔。（Greene, 1997: 25）」Greene 過去受排斥的經驗，使她對於別人的批評，總是淡然處之。畢竟，實證主義主張用「實驗」操控的量化方法，來驗證假設，希望能藉以獲得律則性的知識（黃光國，2001：23），和 Greene 主張要超越生活世界裡的例行事務及理所當然的態度是背道而馳。

待 Greene 慢慢受到肯定後，1962 年她轉至 Brooklyn 學院教授教育

哲學，超乎她預料之外，以批判為導向的「教育哲學學會」(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很欣賞她，請她擔任主席。1965 年，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邀她編輯師範學院集刊 (Th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Greene 終於找到她學術的歸宿，不但在哥倫比亞大學渡過往後的學術生涯，而且成為師範學院裡卓越的領導人物 (Reed, 1996: 153)。

Greene 幾乎將時間都貫注在個人和專業領域的探索中 (Reed, 1996: 153)。一方面，她認為這種需求是非常個人的：身為一個女人努力地做好自己做為妻子、母親和朋友的角色 (當做到時其實已超越了強加於女人生命的責任限制)；另一方面，這也和公共意識有關：她總是掙扎於聯繫教育工作 (在這個長期以來一直居處的環境中)，和建造及重建一個可以對話和發展可能性的公共空間 (Greene, 1988: xi)。對 Greene 而言，自由意味著投入一個找尋或創造「真正的空間」，在那裡不同的人們可以共同生活，而且是以他們所知道的最佳方式生活著。(Greene, 1988: xi)

身為猶太人和女性而受到排斥的經驗，及參加西班牙內戰給予的衝擊，使 Greene 對自由有著特別的渴望，並希望和過去的她同屬弱勢的族群也能夠在覺醒、突破障礙後，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教學時，Greene 本著對藝術及美感教育的興趣，大量使用傳統及當代文學中的人物及想法，來幫助學生聯結哲學的問題和議題，她在作品中不斷地試圖去模糊哲學和文學的界限 (Reed, 1996: 153)。因為她認為唯有走入藝術，才能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與移情，如此才能克服自我中心、打破既定規則，進而明白多樣的實在，並追求精神的解放，Greene 認為唯有如此人們才能接納與包容異己，真正的自由才能落實，而這樣的過程要從美感教育著手。

首先，學生要瞭解與藝術相遇的重要，利用參與藝術的過程，學習跳脫例行事務，並去除理所當然的態度。再來，學校課程應以美感教育為中心，不只是個人在藝術中覺醒，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學校裡，從美

感教育中學習移情作用，並能同理不同族群的價值和意識型態，給予尊重和包容，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素。最後，學生在學校習得多元文化與藝術，明白自由與民主的價值，才能夠組成一個共榮與接納的社群。

1996年6月，Greene八十歲，在一場演講的最後，她停頓下來，看著聽眾，「我是誰？」(Who am I?) 她問道，一半是對聽眾說，一半是問自己。「我是尚未達到自己的我(I am who I am not yet)。」Greene回答(Pinar, 1998: 1)。她仍然努力不懈，正如她進行式的「研究哲學(doing philosophy)」一般。雖然從哥倫比亞退休，但Greene發現自己無法停下來，她創立了一個「社會想像力與藝術及教育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magination, the Arts, and Education)」，集結了哲學家、大學校長、教育工作者和許多藝術家，並舉辦各種研討會、全員集會和討論小組。此外，Greene每個月都會在家裡舉辦「教育沙龍(educational salons)」，討論教育的準則和課程(Pinar, 1998: 12)。她孜孜不矻，希望為美感教育繼續貢獻心力。

Greene依然活躍於教育界，積極推動美感教育。2000年，在林肯中心的一場演講中，她謙遜地說道：「我仍然驚訝自己怎麼會對這些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沒有察覺呢……(I still wonder at how unaware I was of so many frequencies...)」(Greene, 2001: 192)。Greene堅定相信人類的意願和能力，可以建造並超越生活世界。她的一生可以作為愛好藝術，和努力使理想實現的例證(Reed, 1996: 152)。

下列為 F. R. Reed 在 1996 年時,於《教育的哲學檔案》(Philosophical Documents in Education) 一書中,所編寫的 Maxine Greene 年譜(Reed, 1996: 151) 最後的 2001 年出版書籍,則不在年譜中,研究者自行寫上,俾使年譜更加完整。

Maxine Greene 簡編年譜

- 1917 出生於美國紐約市
- 1938 於 Barnard 學院獲學士學位
- 1949 於紐約大學完成碩士學位
- 1955 於紐約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 1956 擔任紐澤西 Montclair 州立學院英語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 1957 擔任紐約大學助理教授
- 1962 擔任布魯克林學院助理教授
- 1965 轉任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兼任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出版《公共學校與私人觀點》一書
- 1967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出版《教師的存在際遇》一書
- 1973 出版《教師即陌生人:現代的教育哲學》一書
- 1975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 William F. Russell 教授教育基金會講座教授,並發表 教育、自由與可能性 就職演說
- 1978 出版《學習的面貌》一書
- 1988 出版《自由的辯證》一書
- 1995 出版《釋放想像力:教育、藝術與社會變遷論文集》一書
- 2001 出版《藍調吉他的變奏曲:林肯中心美育演講集》

第二節 Greene 的思想背景

Greene 在著作中不斷援引、探討的教育與哲學思想，包括了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Albert Camus (1913-1960)、Edmund Husserl (1859-1938)、John Dewey (1859-1952) 等人的思想，其範圍涵蓋存在主義、現象學、實用主義及多元主義等。本節將就這些哲學家的思想，探討 Greene 在教育與哲學上的思想起源，及這些思想對其美育觀的影響。

壹、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的自由追尋

存在主義的崛起是在歐洲承受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在戰後的創傷中深深感到，理性的探討無濟於人間的生老病死，無助於挽救天災與人禍，兩次大戰集體屠殺同類的災禍，使人懷疑人是理性的動物，更懷疑理性有何實際效用 (李亦園、古偉瀛編，1987：251)。

相較於歐陸兩次戰爭的漫天烽火，美國顯得幸運多了，兩次大戰都未在美國國土上廝殺較勁。美國人民未曾真正經歷悲劇，他們沒有嘎嘎作響的靴子及凌晨兩點的敲門聲，沒有族群大屠殺的慘痛經驗，從來不知道長期面對死亡的恐懼感，無法感受世界另一個地區人們的心境與情感，在那些地方，只有「活下來」才是他們每日所追求的目標 (黃昌誠譯，1995：6)。

但是，參加西班牙戰爭的經驗，曾經讓 Greene 直接地面對人間的煉獄，她的反省與思索比其他不關心戰爭的人更多，二次大戰後興起的存在主義，更激發她對人存在意義的思考，並影響到她的教育理念。

Greene 極力倡導人文與藝術學科，她認為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宰割與疏離中掙扎的時代裡，如果教師以教條、僵硬的事實來教導學生，往往無法引發他們的興趣，當學生無法在課程中塑造生活的意義時，便會

對教育活動更感到疏離。Greene 認為教育的課程應有適當的解說，才能增加學生經驗，例如以文學引領學生，可以協助他們感受其他經驗，及解釋個人面對社會問題的困境（邱兆偉，2000：162）。

以存在主義探討的「自由」來說，Greene 認為自由意味著克服困難或阻礙，當一個人因為外在因素而實現潛能時，便是面臨阻礙，必須克服阻礙才能得到自由。不過，若一個人無法理解或根本不在意阻礙，那麼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她例舉 Dostoevsky (1821-1881) 的小說《地下室手札》(Notes from Underground) 裡冷漠的旅人，她認為這樣的人便是不在意阻礙，只是在遇到石牆時才停下來 (Greene, 1988: 5) Greene 一再強調的美感教育，便是要喚醒人們對阻礙的覺醒，不要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對人生的冷漠是自由最大的殺手。

Greene 贊同存在主義的觀點，認為我們所遇到的障礙或「牆」是人們建造的，受到人們心中想調解或排除的支配，並非客觀存在或普遍的事實，或是不受人類行為的影響。從這個觀點，施教者有著促進個人自由的重大工作。Greene 相信這和選擇有關，自由就和道德一樣，是無法教育的。但是，透過創造一個有利於培養自由的氣氛，學生能對他們的生活世界有些認識，而且不會再認為事物該保持原狀 (Reed, 1996: 153-154)。

Greene 認為一位理想的人是能夠關懷的他人，並認知到「牆」是個障礙，選擇理智且持續的對抗它。要培養這樣的個人，Greene 以再文學的方式說明。她建議鼓勵學生去經歷代替性的經驗，就像在《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裡，當「如魔鬼形狀的挖土機毀壞了田野」，Tom Joad 拒絕接受他的牆 (Greene, 1988: 49)。在學生認同了 Tom Joad 時，或是一些同樣尖銳深刻的小說或歷史人物，當「他走向集體行動的新境界，一次人民的行動，可能帶來迫切需要的改變」，可能激發學生去抗拒那些哄騙人們要順從的治國專家，和官僚政治社會 (Reed, 1996: 154)。

Sartre 在著作《文學與存在主義》(Literature and Existentialism) 裡，談到藝術品是一種禮物，尤其是對那些願意參與其中的人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禮物。藝術是人類在自由的情況下，自信的表現，而讀者和聽眾來到藝術品面前，相信他們自己的想像力，認可這樣的自由，並讓作品展現本身的意義。我們有時可以將藝術品定義為想像力的呈現，就如同作品需要人類的自由來表達 (Sartre, 1949: 63)。Greene 認為若要展現人的價值和追求超越，可以透過這種需要的回應，來解放教師和學習者去尋求和使用自己的「聲音」(Greene, 2001: 129-130)。存在主義者肯定人的自由和抉擇，也贊同藉由藝術來表現自由，反之，人類的自由也可以創造藝術，兩者相輔相成，互相彰顯。

Greene 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在文章中常以文學作品來說明她所要表現的美育觀，希望透過與藝術品的相遇，陶冶心性，結合認知與情意的教學。她在著作《教師的存在際遇》(Existential Encounters for Teachers) 一書中，也採文學的例子說明，並指出教師都應接受存在思想的陶冶，因為我們生活在冷漠的世界裡 (Greene, 1967: 4)；但透過體認到自我的存在，明白人能自由選擇，並思考死亡的意義，我們就能找到最理想的存在方式及存在價值 (吳靖國，2000: 97-98)。

貳、現象學 (Phenomenology) 的生活世界

現象學是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為了解決歐洲學術危機---古典理性的轉變而提出，他在著作《歐洲學術危機及先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指出，化解危機的根本途徑是對生活世界 (life-world) 的掌握 (Husserl, 1970)。

Husserl 認為遺忘生活世界的結果，會使科學研究遺忘了他周圍生息與共的人群，遺忘許多明顯易見的真理，遺忘那些他從未加以反省的理所當然的真理，唯有深入「生活世界」的領域，才能發現這些預設 (廖

仁義，1991：142-147）。

Greene 在著作中，經常使用「生活世界」這個現象學的專門術語，她認為自己是現象學學者，並覺得自己的論點很簡單，就是將世界看原先所給予的樣貌，只是單純地存在那裡，和帶著主動、建構的心靈或意識進入這個世界，是非常不一樣的。當所有的事物都被習慣性給包藏起來，生活日復一日毫無變化，可預期性將吞噬可能性所提供的暗示。只有當這些理所當然的態度被質疑時，只有當我們採取不同的觀點時，物體才會顯現出它的原貌。一旦我們將原本的事物視為偶然存在時，我們才有機會去假定別有選擇的方式，並進行評估及選擇（Greene, 1995: 23）。

在面對教育現場，Greene 除了在 1973 年出版專書《作為陌生人的教師》（Teacher as Stranger），探討教師應從現象學的觀點來瞭解學生，並帶學生進入教育情境的原初性意識世界（the primary world of consciousness）（Greene, 1973）。在晚年關於美感教育的相關著作中，也經常提及 Husserl 的觀點，例如面對美國的中學教室裡，各種膚色和來自不同文化的學生，Greene 建議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人們的生活經驗，而這就是 Husserl 所謂的生活世界觀點（Greene, 1995: 185）。教師不應帶著自定顏色的眼鏡進入教育現場，培養良好的溝通管道，理解學生的行為及想法。

Greene 表示，現象學者認為一位有自我覺醒（self-aware）的教師，在眾所周知不人性化的學校環境裡教書，其實可以給予學生一種可能性，讓他們以自我存在的方式來表現自己。若教師想激勵學生，並讓他們自由地學習，那麼教師要確定學生所進行的學習是充滿活力與生氣，並建構在他們的接收和理解之上（Greene, 1973: 163）。現象學強調客觀性的追求，就是不要用觀察者的角度來加以界定，教師若欲瞭解學生就要讓學生呈現自己，不要用教師的角度來規範學生。

現象學也影響到 Greene 對美感教育的看法，她認為每個人的生命

經驗都有限，但是透過經驗別人的生活世界，可以促進相互的瞭解。所以，要實踐現象學的理论，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和藝術相遇，透過移情作用，我們便可以經驗生活世界的各種真實樣貌（Greene, 2001: 65）。

參、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的經驗重組

John Dewey 是試驗主義的創始人，此一思想是由英國傳統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與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演變出來的，又被稱作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歐陽教，1991：168-169）。

Dewey 在 1904 年至 1930 年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及師範學院授課，其教育著作包括：《民主主義與教育》、《經驗與教育》、《學校與社會》等，都可以說是教育上不朽的名著（韓景春，2000：87），晚年時還寫了《藝術即經驗》一書探討美感教育。

由於 Greene 於 1965 年被延攬至哥大的師範學院，因此，不管在學科領域或地緣上，都受到 Dewey 的影響，她在著作中也經常引用 Dewey 的觀念或語句。

Dewey 在知識論方面，提倡工具的真理論，即知識的起源來自於經驗的認知，沒有先天的不變的真理，一切由不斷的試驗而知。沒有絕對的真理，真理是相對的，能解決問題為真，不能解決問題即為假（歐陽教，1991：169）。因此，知識運用於經驗，進而改造經驗，成為新知識，並認為知識具有創造性，必須不斷適應環境的需求，所以不是永恆的，是不斷變化、不斷重組、不斷創新的，尤其他所強調的「經驗不斷累積與重組」，更是深深響到 Greene 對美感教育的看法。

Dewey 曾說：「想像力是入口，透過想像力對舊經驗產生新的意義，才能在現今找到新的方向（Dewey, 1934: 272）。」舊經驗成為我們前進的基礎，今日之我是昨日之我一點一滴形成的，Dewey 實驗主義的看法影響到 Greene，她認為不論是教導或學習，當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時，我

們都應該要知覺到什麼被留在後頭了？這樣的知覺和想像力有關（Greene, 1995: 20）。Greene 要我們去感受曾經的經驗，而這個不斷重組變化的經驗過程，又和我們的想像力有關。

Dewey 又說：「藝術、文學的功能即是穿透規制化與習慣意識的外殼，而想像力是穿透這硬殼的重要工具，想像力是一種認知能力，讓人們能自由地看出事情的另一種面貌（Dewey, 1934: 35）。」Greene 和 Dewey 一樣，也強調想像力在美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她強調是想像力讓我們將經驗轉換成新的事物（Greene, 2001: 74），亦是我們能不斷成長的動力。

另外，Dewey 在價值論方面，強調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相結合，個人的需求具有相當主觀性，社會需求則是個人透過其主觀價值相互討論折衷而來的共識，也就是民主社會藉由討論獲得的共同規範，所以社會價值是個體之間達到互為主觀之體認的結果。因此，「個體與環境的連續互動」是個重要的核心概念，社會由個人來建構，在個人與社會的互相結合之下，個人必須融入社會，在社會中彰顯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共同建構社會價值（吳靖國，2000：79-80）。

Dewey 在其著作《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裡提出了大社群（great community）的構想（Dewey, 1988: 143），更成為 Greene 美感教育的終極目標。

Dewey 建議我們去想像一個年青人能容易進入的民主社群，那是可以經由「連續經驗（conjoint experience）」累積而塑造的前景，有共享的意義、共同的利益和努力（Dewey, 1988: 153）。民主社群不是一蹴可幾，需要不斷地配合時代而變化，累積和傳承經驗；年青人也是社群的一部分，是命運共同體之成員，感受到需要和被需要，年青人才會走入社群。

Dewey 發現民主是一個理想，永遠往某個更高境界前進，似乎永遠無法達成。就像社群一樣，永遠都在打造之中（Dewey, 1988: 148）。而

對 Greene 而言，往這個理想努力的最佳方法便是美感教育，美感教育讓人們從自我完成到群體完成，從自我的覺醒超越到群體的接納包容，如此民主社群的達成可往前大跨一步。

肆、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的理解與接納

Greene 的哲學思想到後期，受到多元文化主義的諸多影響，並直接反應在她的美育觀裡，尤其是晚年所出版與美感教育相關的著作---《釋放想像力：教育、藝術與社會變遷論文集》、《藍調吉他的變奏曲：林肯中心美育演講集》，充滿了許多對弱勢的同情，並呼籲人們透過文學藝術等作品，來理解弱勢者的處境和心聲，與接納異己者的風俗和民情。因此，多元文化主義可說是 Greene 提倡美感教育的主要精神之一。

Greene 以曾經是紐約市教育督察長的德國裔猶太人 Julia Richman (1855-1912) 為例，一回她簡明扼要的說：「公立學校應該要讓所有受教的孩子都適應這個教育系統 (Greene, 1988: 112) 。」她表示：「學生的家長必須知道，我們正在為孩子做的事。父母們要明白，放棄教育孩子們美國文化，就是要他們放棄學習生長地的習俗和傳統，孩子們必須透過接受新國家、新語言和國家的習俗，才能瞭解所揹負的責任 (Tyack, 1974: 237) 。」

Richman 的說法，讓 Greene 想到 Harriette Arnow (1908-1986) 的小說《The Dollmaker》⁴裡的老師在 Gertie Nevels 談到老家 (back home) 如何時，很嚴厲地責罵她：「妳這個南部來的山地人 (hill-southerners) ，妳難道不知道搬來這裡對妳的孩子來說，將會是個很大的改變？當然是個更好的改變，但總是個改變。 (Arnow, 1972: 322) 。」

Greene 認為融入美國社會曾經是學校的教育目標，「美國化」的過

⁴ 這是一部經典的美國小說，描寫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一個從山區移居到底特律城生活的家庭。

程就是要把大家教成相同的模樣，它不但是學校走廊上貼的標語，有著製造工廠一般的氣氛，是集體化的系統，還充滿了種族和性別歧視及階級想法，但這一切都被大家共同承諾的利益合理化。成為一位「自由社會」的公民，要自制、懼神、愛國、勤勉及守法，似乎要求就能解決自由背後的問題（Greene, 1988: 112）。回顧美國的教育，Greene 反對當時一元化的制度，但從歷史脈絡中仍然可以理解當時的情況，但是對目前的教育體制，她便以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

Greene 表示，現在教育正面臨著很多人認為過度自由造成的情況，如：愛滋病、未婚懷孕、藥物或酒精成癮及青少年的街頭暴力事件等，校方和官方都呼籲要節制、紀律和增進控制（Greene, 1988: 112）。但是，這些事並不是因為尊重多元文化所引來的，Greene 認為學校和政府不能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更不能因為這些事的發生，就要校園回歸單面向的制度。

Greene 以一位教育或哲學探究者的身份表示，她贊成多元性並且反對單面向的制度。在學校裡，Greene 倡導要發掘多樣化的卓越表現，並以學術般的嚴格態度，來培養不同面向的感受能力。她認為我們對事情的處理態度，和認知、文化背景及共享的世界有關，即使只能感受到某些部分，已足夠慶祝自己具有多元性的觀點（Greene, 1995: 179）。多元文化主義裡的包容與接納，並不容易養成，Greene 鼓勵多元性的表現方式，便是希望學生能開展各式各樣的才能，而不是一味地以智育為標準來評鑑所有學生，讓多元性能在校園裡生根發展。

1976 年夏天，Greene 開始在林肯中心演講美感教育，並主持研習會，自此她種下了美感教育的種子。她認為在現實的教育環境中，學生被鼓勵接受外在世界中既有的東西，而不是去知覺生活世界裡的各種真實情境（Greene, 1988: 7）。她希望透過藝術和文學的帶領，人們能體會到他人的感受，能明白自由的真意，我們不能因為害怕社會的混亂，而放棄自由，而回到單面向、齊一化的制度中。

Greene 把曾經的挫折化做前進的力量，她說：「我站在社會和文化力量的交叉點上，無論如何，我將永遠向前（Greene, 1995: 1）。」從說明學校的改革到提供知識的輪廓，Greene 的敘說在檢驗人類的問題，回應經驗中的空白，並拒絕毫無意義，她將文學藝術和打造中的社群結合，強調多元主文化主義和異質性。Greene 希望，有一天這個社群能有個名字，喚作---「民主」（Greene, 1995: 6）。

